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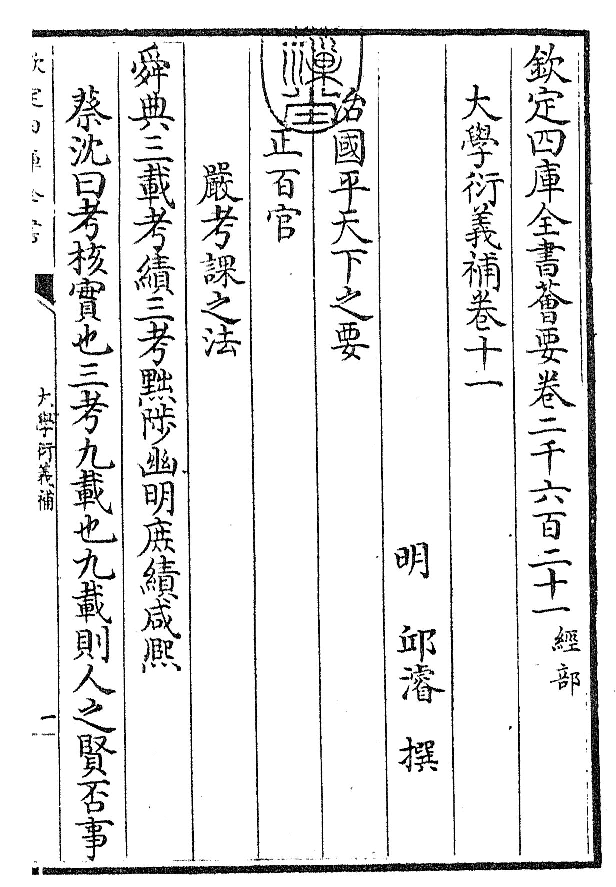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二十一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一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嚴考課之法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蔡沈曰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

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

臣按此萬世考課之祖夫三年者天道一變之節也至於九年則三變矣天道至於三變則人事定矣蓋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銳於前者或退於後勤於始者或怠於終今日如此而明日未必皆如此此事則然而他事則未必然暫則可以眩惑乎人久則未有不敗露者也為政於三年六

年不變固可見其槩矣安知其後何如哉必至於九年之久而不變則終不變矣於是從而黜陟之聖人立法緩而詳詳而盡直可以為萬世法也豈但使一世之庶績咸熈而已哉萬世用之而萬世咸熈矣帝世立此法以來後世多不能遵用或以一年為一考或以三十月為一考或以六期為斷或以三年為斷未有若我朝本帝世考績之法以為一代之法百世相承者也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十二年也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

蔡沈曰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廵狩時廵者猶舜之四仲廵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臣按今制三年方面及府州縣官一朝覲即此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也但周有廵守之制而諸侯朝以六年而今則三年一朝耳來朝之臣各以其所治須知之事造冊以獻於吏部是考制度之餘意也政績舉者有賞擢之典否則廢黜焉是亦大明黜陟也斯制也一見於虞書後千載餘復見於周官周至於今日幾三千年矣僅再見焉漢唐宋皆無之嗚呼此聖祖制治保邦所以卓冠乎百王也歟

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大計也聽其致事聽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詔王奏白於王廢置有功者置之進其爵無功者廢之退其爵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臣按周禮月終則有月要旬終則有日成則是日月皆有考也至於一歲之終則有歲會則是一歲有考也於是歲終大計則聽其所致之事詔王行廢置之法然猶各計其所治之當廢當置者而未行誅賞也至於三年之久則大計羣吏之治相與

比較而行誅賞之法焉其考以日也宰夫受之考以月也小宰受之考以歲也大宰受之每歲而詔於王至於三歲則誅其幽而賞其明此三代盛時考核嚴而會計當上下相維體統不紊也其以此歟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治事之計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小司寇歲終乃命其屬入會會計之狀乃致事謂致事與王

臣按先儒謂成周六卿先考其屬官而後倡牧伯牧伯從而考諸侯考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故周官六卿每歲則詔王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西漢課郡國守相而丞相九卿則雜考郡國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相之要漢去古未遠故猶有古意今制內外諸司各自考其官屬然後達於吏部吏部定其殿最聞於朝廷以行黜陟亦是此意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晝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臣按漢考課之法史所不載惟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見於丙吉傳尹翁歸為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為天下最陳萬年鄭昌皆以守相高第入為右扶風義縱朱博皆以縣令高第入為是安令散見於各人之傳由是以觀其一代考課之典必有成法可知

矣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

胡寅曰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

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自漢魏以來董子所謂是者蔑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為典常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為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畧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才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

臣按仲舒所謂積日累久以為功是即周官司士以久奠食者也然司士詔王必先之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而後及於以久奠食焉後世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則不復考其德功與能惟以日月先後為斷是則古人所以詔王者有三而今世僅用其一也以是用人任官而欲其廉恥不貿亂賢不肖不渾淆難矣然則天下之大官職之多奚啻千萬不斷以歲月而欲一一别其稱否其

道何繇日立為考校之法就積日累久之中而分
德功與能之目常才則循夫一定之資異才則有
不次之擢如董子之策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
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則人知所興起莫不竭
力盡知務治其業以赴功而廉恥不至貿亂賢不
肖不至於渾淆而國家之政務無不脩舉矣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
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

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又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黄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臣按漢宣帝綜核名實之主也故於考課之法特嚴考試功能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選用所表

郡國上繫囚有笞掠瘐死者又詔丞相御史課殿最然猶恐其上計簿具文欺謾又使御史按之使其毋以偽亂真噫善有賞惡有罰而又命御史按之恐其具文宣帝如此綜核而在當時王成猶以偽增户口受賞人偽之難防也如此况漫不加意者乎本朝在京官考滿吏部既考之而都察院又覈其實在外則州若府及藩司既考而又考之於憲司是亦漢人命御史察其非實毋使真偽相亂

之意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臣按此東漢考課之事所謂太尉司徒司空者漢世之三公也各於歲盡而奏其殿最以行其賞罰則失於太驟非復有虞三載一考之制矣

漢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

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增愛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

臣按考課之法先委之長吏然後以達大臣必須

按驗得失然後上聞以憑黜陟則吏之臧否咸當其實而人知所勸懲也苟惟長吏之言是信固不可而不信之亦不可此為治所以貴乎得人而綜核名實而信賞必罰也仰惟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建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為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

僚不復稽其實蹟錄其罪狀立為老疾罷軟貪暴
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
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
後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焉其有
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雖當臨刑亦必覆奏
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絶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
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為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
謹者尤為無謂則是不復容人改過遷善凡經書

所謂改過不吝過則勿憚改皆非矣夫人自幼至壯自壯至老其所存所行安能事事盡善而無過舉哉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為人所憎疾則雖有顏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意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如死後

節惠之謚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沒齒齎
恨況貪者未必暴暴者未必貪老疾未必老疾罷
軟未必罷軟素行不謹不知何所指名又何以厭
服其心哉宋韓億為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擿拾官
吏小過輒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草木昆
蟲皆欲使之得所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
侍從下亦望為京朝官柰何錮之於聖世嗚呼禁
錮人於聖世固非太平美事然使天下失職之人

布滿郡縣亦豈朝廷之福哉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當道君子尚慎思之

晉武帝時杜預承詔為黜陟之課其畧曰古者設官分職以頒爵禄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疇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今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

載王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臣按杜預此注亦是以六年為滿考非復有虞之制也然每歲達官各考所統六年而後黜陟之其法亦善蓋明著奏績以上聞視彼後世暗加詢訪而無案牘可稽得於風聞而無實蹟可驗者固為優也

唐考功之法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自近侍至于鎮防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缺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進才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較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予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備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讐較精審明於利害為較正之最十一

曰承旨數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德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録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句簡之最十八曰職事脩理供承彊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効驗多者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譏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滋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脩理為鎮防之最

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

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此所謂九等也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臣按唐考課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則是以每歲而考之亦非有虞三載三考之制然以後世考課之法較之猶有可取者焉以其詳於善而畧於最也葢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

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乗除分為九等以考中外官上者加階其次進禄以下奪禄又在下解任亦庶幾古人黜陟之微意也歟

宋初循舊制文武常条官各以曹務閑劇為目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歳月叙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其七階選人謂從政郎宣教郎文林郎通直郎承直郎承議郎奉議郎則考

第資序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凡考第之法内外選人周一歲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為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其後又立審官院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内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臣按宋考課之法其初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其後考第之法以一年為一考皆非有虞考績之法然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考課院則失之重複

又非成周六典之制

司馬光告於其君仁宗曰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以羣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

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賞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臣按光所謂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二言者切中後世考課之弊人君用人誠能專而久則人人

得以盡其才究其用而人所毀譽之言久亦自定

於是因其名而責其實就其文以求其意則用舍

當而賞罰公矣

司馬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人所難也故

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

横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人主詢諸

人而决諸已使各長官自考其屬而宰相總之天子定

其賞罰則何勞煩之有又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當世

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寛而責成遠故鯀之治水九載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但效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

臣按本朝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内外官皆以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則有虞之制也官滿者則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送御史考核焉亦書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狀

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
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
通考乃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
其立法之簡而要詳而盡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其
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
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人
之引對磨勘也以一代之制而兼各代之所長而
又本於有虞三考黜陟幽明之意豈非萬世之良

法欵

以上嚴考課之法臣按吏部職任之大者莫大於銓選考課銓選是以日月計其資格之淺深而因以試用考課是以日月驗其職業之脩廢而因以升降其初入仕也以資格而高下其職其既滿考也以考課而升降其官自古求賢審官之法不外乎此二途而已誠能擇吏部之卿佐俾自擇其屬秉銓衡者量

才於資格之中覈功過者拔才於考課之外

惟公惟明不偏不黨則國家有得人之效事

安民安而制治保邦之本立矣

正百官

崇推薦之道

易泰初九拔茅茹茅根之相連者以其彚類也征吉

程頤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

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

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友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臣按進一君子則衆君子進進一小人則衆小人進此泰之初九所以有拔茅茹以其彚之象也夫致泰之道亦多端矣而作易聖人必以是而繫於

一卦之初者以見人君欲財成輔相天地以左右

乎生民者非得衆君子以為之佐不可以成泰功

也此致治者所以必慎於用人專於委任以致夫

泰治而又崇推薦之道以保其泰於悠久焉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

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王安石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

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

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臣按有虞之朝命禹為百揆而禹則遜之稷契臯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之殳斨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遜於夔龍噫君以其人為賢能而用之而其人不自賢不自能而推之賢讓之能其

相與和穆也如此此百官和於朝而庶績所以咸熙也歟成王仰惟唐虞建官之意而時若之而以推賢讓能望其臣葢欲其效虞廷之九官濟濟相讓也而又戒之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其切望之也深矣

春秋穀梁傳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臣按此言則為臣者見賢而不舉為君者其臣舉賢而不能用鈞為有失

左傳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

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臣按他書有曰祁奚爲大夫請老晉君問孰可使
嗣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乎對曰君問可非
問讐也又問孰可以爲國尉對曰午也可君曰非
子之子乎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
舉不避仇讐內舉不避親戚可謂至公矣其言比
左氏尤爲明白至其所謂公之一言真誠人臣舉
賢輔君之要道也

解狐與荆伯抑為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抑可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讐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荆伯抑為守

臣按先儒有言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又曰恩讐分明非有德者之言況人臣事君莫大於薦賢為國苟以親仇之故而有所避就焉則其人可知矣

論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朱熹曰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程頤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臣按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孔子此言雖為仲弓為宰而發然推而廣之使人君之治天下在朝之臣各舉其所知之賢才則人人所知者皆舉而用之而天下之賢才無遺者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張栻曰天生斯賢以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臣按天生賢才以為君用人能引而進之其為祥

也大矣娼疾之人蔽之而不容其進非但不祥於其身國而不幸有斯人豈非大不祥哉漢詔有云蔽賢蒙顯戮以是不祥之人投諸豺虎有北可也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臣按或人問報國孰為大曰薦賢為大蓋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衆人之智力其效多由是以觀則人臣之所以事其君者其高下可知矣

漢武帝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

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臣按未用之賢其進與否在公卿大夫之見任者後世立法因其所舉賢否而坐其舉主則有矣未有以賢之不進而誅其見任者以責其必進者也漢去古未遠故其詔令之頒猶有古意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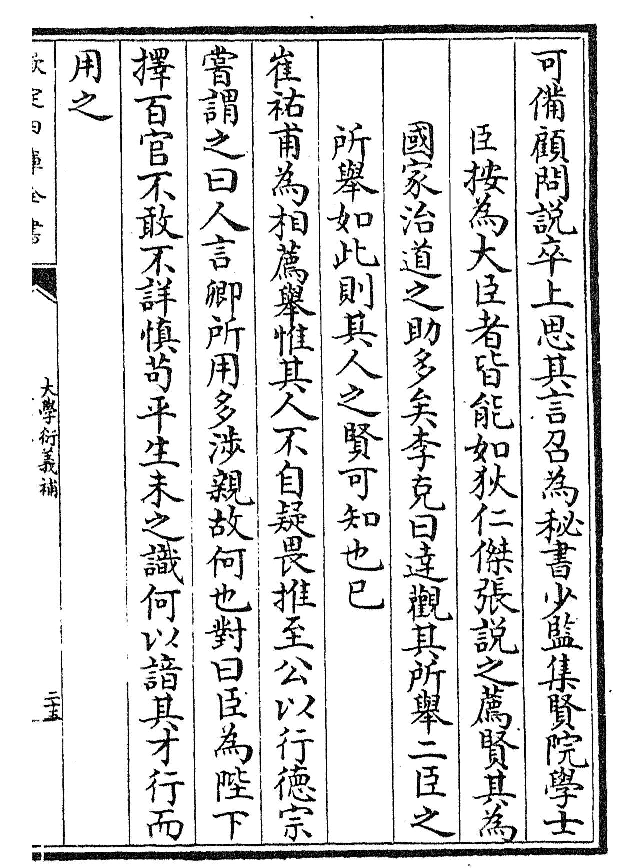
魏明帝時士人多務進趨廡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畧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其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為百官之副亦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夫在官之人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皆不知讓賢為貴耶直以時皆不讓習

以成俗故不為耳

臣按唐宋舉官自代之制蓋實本之此論非獨可以見其人材用之實亦足以崇推讓之風焉

唐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桓彦範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張説喜推籍後進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始知進賢院嘗薦張九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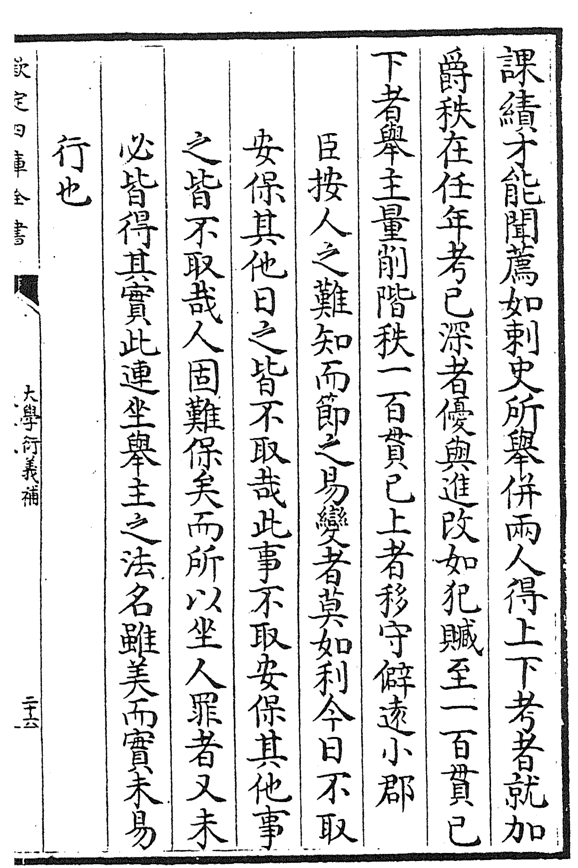
可備顧問説卒上思其言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臣按為大臣者皆能如狄仁傑張説之薦賢其為國家治道之助多矣李克曰達觀其所舉二臣之所舉如此則其人之賢可知也已

崔祐甫為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德宗嘗謂之曰人言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擇百官不敢不詳愼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

司馬光曰用人者無親踈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才曠官之病矣

文宗時中書門下奏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道常選人中擇堪為縣令司録録事叅軍人具



課績才能聞薦如刺史所舉併兩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如犯贓至一百貫已下者舉主量削階秩一百貫已上者移守僻遠小郡

臣按人之難知而節之易變者莫如利今日不取安保其他日之皆不取哉此事不取安保其他事之皆不取哉人固難保矣而所以坐人罪者又未必皆得其實此連坐舉主之法名雖美而實未易行也

五代周世宗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録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胡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以上不萬一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廹禍難處困窮臨勢利怵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者一出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怵廹甚矣不忍而敢之心決此人情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誠知其人今不為是安知其

他日渝與不渝也而況其下者乎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為之防爾則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奈何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也

臣按胡寅所謂人君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此推本反已之論

宋太宗雍熙二年令翰林學士兩省御史臺尚書省官各於京官幕職州縣中舉可升朝者一人端拱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

臣按宋朝内外官皆責令在廷大臣舉薦不顓顓用選法也

端拱四年令内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

臣按舉主連坐之法行之久矣而此又立舉主自

首原罪之比盖以所舉之人事未彰露即許首原既已彰露必坐以連坐之罪此法苟行則所舉及受舉之人咸知懼矣

真宗詔每年終翰林學士以下常叅官並同舉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各一人明言治行堪何任使或自己諳委或衆共推稱至令閤門御史臺計會催促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奏聞當行責罰

臣按宋朝人君切於舉賢如此可以為後世法

真宗復舉官自代之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内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在内者於閤門投下在外者附驛以聞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臣按此舉官自代之制誠能舉而行之吏兵二部各立簿籍二編次所讓表狀一以進内一以留司據此以為銓用升擢之資其於進用賢才不為無

益

司馬光言於其君哲宗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以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如韓嵩之薦韓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如李嶠之薦李邕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如謝安之薦謝玄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如匡衡之薦孔光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如蕭望之之薦薛廣德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

科（如張說之薦張九齡）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如袁盎之薦張釋之）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如李祐之薦李巽）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如丙吉之薦于定國）應職事官自尚書以下每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省鈔録舉主及所舉官姓名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執政各隨所舉之料選差

臣按天下人才不拘拘於此十科況其各科之中

所當用者亦有多寡不同臣愚以為當如蘇洵所云書曰載采采舉人者當明著其迹曰其人廉吏也嘗有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舉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取人之路廣當道者量其才器而用之庶乎其得人矣

英宗時詔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内不以職位髙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升擢任使之人又於諸司使以

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其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人司馬光言臣始聞之不勝慶抃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有此詔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脩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乞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其資叙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所司遇文武官員有闕應係上件差遣者並乞於所舉官簿內資叙人中親加選擇點定

臣按光所言數年前亦有此詔而今之所行亦是

脩故事飾虛名而已此切中後世詔令之弊非但

求賢一事然也所謂置簿禁中一說尤為切要但

欲遇闕親為照定似乎未善臣愚以為必須待所

司各擬以聞然後據此簿考其當否以照定之如

此則人君於一世之人才皆有所據以知其人亦

可因所舉之得失以知其人之賢否

蘇軾曰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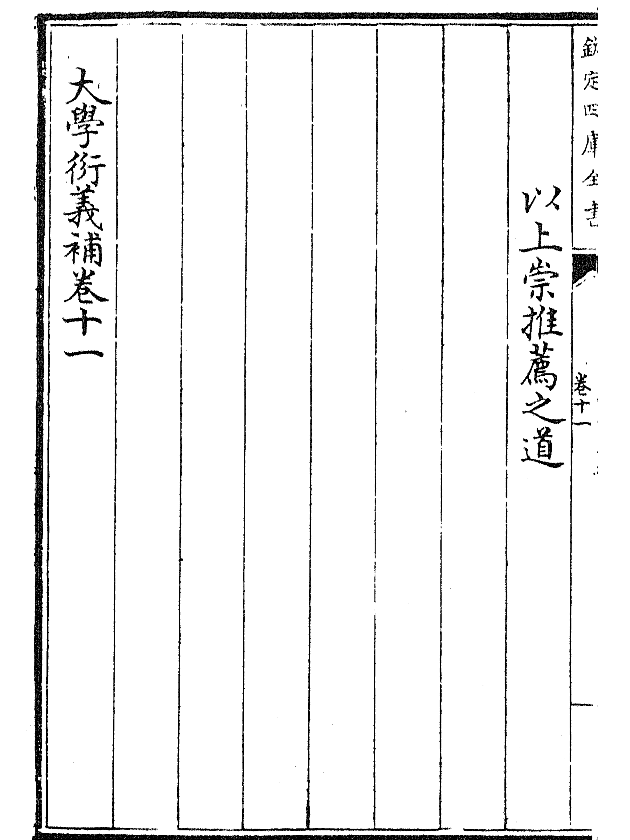
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罪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為善以求舉惟其既以致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一

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寛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又曰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愛其同類等

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蓋以連坐者多故也
如盜賊質刼良民以求苟免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
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
罪職司守令令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
亦無如之何終不能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
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
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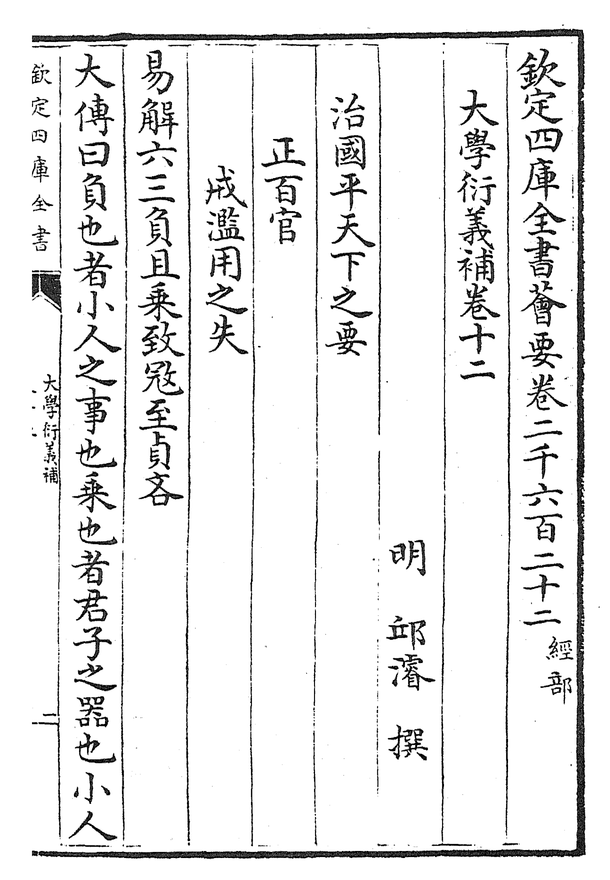
臣按蘇軾此言蓋以職司守令於其屬有可督察

之勢而欲以舉官之罪罪之夫職司守令在其人今日之已任則爲其屬其屬有罪而不察固有罪矣若夫舉官前日之所舉而今日有罪彼又何預哉臣愚以爲宜令舉主於初舉之時明具保任連坐之狀若其所舉之人有不如所舉許其於事情未露之前具實發覺之則原其繆舉之罰如此則舉人者有所恃而敢於薦揚受舉者有所畏而不敢改節矣



以上崇推薦之道

大學衍義補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二十二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戒濫用之失

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

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程頤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臣按人品有君子小人之别而其所事亦有君子小人之異人君用人當隨其人品而使之各事其事則君子小人各止其所而無有非所據而據者

矣非惟君子小人各安其心而天下之人亦莫不安之矣上下相安而無暴慢之失君子而乘君子之器小人而任小人之事凡居尊貴之位者皆世所謂君子也凡任卑賤之事者皆世所謂小人也上不慢而下不暴則孰敢萌非分之望也哉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也鼎實其形渥也赧汗凶形渥本義以為刑剭謂重刑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程頤曰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隂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

朱震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徼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可況大臣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自擇必至於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

於不勝其任之故也雖然人臣不審於自擇一身一家之禍爾人君不明於所擇則其禍豈止一人一家哉上以覆祖宗千萬年之基業下以戕生靈千萬人之身命嗚呼人君之任用大臣焉可不量其德詢其知度其力而輕授之尊位與之大謀委之大任哉

書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呂祖謙曰官爵及私惡非憲天聰明矣

臣按天下治亂在乎庶官用人惟其賢能則事得其理人稱其官而天下於是乎治矣官不用能苟己所私昵者亦任之以官爵不論德而人有惡德者亦畀之以爵不復計其人之稱是官與否其德之稱是爵與否則庶事隳而名器濫矣天下豈有不亂者哉

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道路送迎賓客之官兮何也揭戈與祋也及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冕服之韠三命赤芾維鵜水鳥也在梁不濡

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朱熹曰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

陳澔曰鵜鶘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自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禄而不稱其服也

臣按人品有高下爵位有崇卑人品之下者居卑位而執賤役人品之高者居尊位而任大政宜也

顧乃使卑賤之人衣尊貴之服居清要之任豈得

為稱哉

論語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錯捨置也諸）

程頤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

謝良佐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臣按人君任賢退不肖所舉用者皆正直之士所舍置者皆枉曲之人則凡布為紀綱施為政事者咸順乎人情而不拂其性而民無有不心服者矣茍為不然於其枉者則舉用之而於其直者反舍置焉是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非但不足以服人心將由是而馴致於禍亂也不難矣

漢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張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

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

臣按古人論郭之所以亡以其善善而不能用惡

惡而不能去文帝一聞釋之之言即不用嗇夫不徒善釋之之言而又引之以同車用為公車令可謂惡惡而能去善善而能用矣且釋之欲言嗇夫之辯給先引周張之謹訥其易所謂納約自牖者夫臣於是非但見文帝聽言之易用人之謹而又且見漢世去古未遠而其君臣相與之無間也後世人君於其臣有事固未嘗問問或不敢答況敢於未言之先而設問以啓之乎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於是賞賜通官至上大夫

臣按高宗夢帝賚傅說蓋其精誠感通之極也後世人主無古帝王正心之學好賢之誠而欲效其所為安知非其心神昏惑瞀亂而邪氣得以乘間入之耶文帝為漢令主而以夢用鄧通輕信寤寐

恍忽之見附會音訓偶合之文其為盛德累也大

矣

武帝時方士欒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既而入海求其師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謂所言之方無驗）坐誣罔腰斬

尹起莘曰武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所言不驗

則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少翁之類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

臣按將軍之號所以封拜武臣者乃以施之矯誣誕妄之人則夫被堅執鋭者安得不解體哉然五利之名非常秩也特為之立此名耳且猶不可况以公卿大夫顯然之秩位而加之此輩哉尹氏謂武帝能誅欒大輩為明斷臣竊以為斷則斷矣未明也葢明足以燭理則不惑與其明斷之於後又

曷若明斷之於先哉雖然其視諸未用則信之而不疑既用而無驗心悟其非猶為之隐忍而遮護之惟恐人知焉者則亦有間矣噫此武帝所以為武也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數萬人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

司馬光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

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僥倖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臣按國家列爵以待有功之臣因其有是功而報授之以是爵也武帝欲侯寵姬之兄乃使之立功以取侯爵是豈帝王列爵賞功之初意哉

光武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於

是擢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說乃已

臣按符讖之書不出於唐虞三代而起於哀平之世皆虛偽之徒要世取資者所為也光武尊之比聖凡事取決焉其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逮衆情觖望纔減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讖書果安在哉先儒謂光武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亦豈小哉

順帝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

胡寅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勲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

之哉

臣按古者以閹人給事内庭以其無男女之欲子孫之累故也今既宫之而又使之得以養子襲其爵又何若勿絶其世而只用士人哉我聖祖於内臣别立官稱而與外諸司不同其慮一何深且遠哉

靈帝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諸生能

為文賦者竝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樂松等多引無行趣埶之徒置其閒憙陳閭里小事帝甚說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

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臣按人君好尚不可不謹一有所偏嗜而為小人

所窺伺彼欲竊吾之爵禄以為終身富貴之資凡
有可乘之間無所不至矣人主惟窮理居敬灼有
一定之見確有一定之守不為外物所動異説所
遷則小人無所投其隙矣
靈帝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
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
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
卿五百萬

臣按秦漢以來有納粟補官之令然多為邊計及歲荒爾非以為已私也識治體者猶非之況因之以為已利邪夫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凡在黎毗者孰非天子之所有藏在民家者孰非國家之所儲奚必歛於府庫之中然後為已富哉彼桑宏羊王安石之徒競商賈刀錐之利將以富國君子猶以之為盜臣況巍巍乎天子居九重而凝命乘六龍以御天忍將

天命有德之具祖宗萬世之器壟斷罔利以為已私哉今去靈帝時餘千載矣其所積之財俱已泯滅無餘而史書昭然在人耳目千萬世如一日焉一時之適意無幾而百世之穢迹恒存可不畏哉可不念哉

晉惠帝時論誅楊駿功侯者千八十一人傅咸曰無功而受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有極乎

臣按國家不幸有事臣之有功而當受爵賞者必須考驗當否而為之等第况無功而可一例陞賞乎夫有功而必陞賞則人幸國家有事而生覬覦之念無功而得陞賞則人得以夤緣作弊而懷僥倖之心後世有欲按功行賞者不可不思傅咸之言也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

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鏘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太宗時御史馬周上疏曰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本無他才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政外廷朝會鳴玉曳履臣切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周侍御史

臣按李綱馬周皆謂雜流出身者不可鳴玉曳組與士大夫為伍於廊廟之間所以尊朝廷重士類也其言當矣但周謂朝命不可追改是教人主遂非也如理不可即速改之無使其為聖政之累何善如之太宗不徒善周言而又進其官其視乃考之於舞胡謂業已授之不可追改不亦遠哉

中宗時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為相袁楚客

以書責之畧曰主上新復厥命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寵進宦者殆滿千人

臣按袁楚客責魏元忠之十失其五為任官雖曰一時之失然衰亂之世其進用人才所謂貨取勢求員外廣置而及於倡優工藝之流僧道方術之輩往往皆然嗚呼此豈盛世所宜有哉

又中宗時始用斜封墨勅除官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簡較判知官凡數千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

臣按袁楚客謂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辛替否謂行賞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可謂切中濫官

妄費之弊夫國家官職有常員歲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一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於常員之外增官至數千人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盍思漕運之米至京師者費率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士卒輦輓之苦官吏徵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治事所以安民不為過也然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焉歲計何由而充國力

安得不屈竭國家之府庫輕朝廷之名器混人才之流品壞祖宗之成憲由是而底於危亡不難也

中宗神龍元年除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代宗天歷元年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

臣按國子所以教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所以教之者非有道德有學術者不可輕授而唐之二帝乃用術士為祭酒閹宦判國子監豈非顛倒錯亂乎人君奉上天

之命踐祖宗之阼固當法天而敬祖烏可以天命有德之爵祖宗輔世之官而授所私昵之人乎是故善為治者人必稱其官官必稱其事凡夫三百六十官皆不可用非其人矧夫師儒之職所以承帝王之道統傳孔孟之正學教國家之賢才者乎睿宗用姚元之宋璟言罷斜封官凡數千人崔湜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

以為言上然之乃復叙用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黙之天下稱明一旦收敘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詿誤陛下積小成大為禍不細

胡寅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沽美譽於羣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説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

太平陰疑於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

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臣按孔子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其事在可否

之間非逆天悖理之甚者也曾子謂不改其父之

臣謂其人在有無之間非蠹政害教之尤者也先

人有所過誤後人救之使不至於太甚孝莫大焉

即史以觀睿宗信崔湜玄宗信姚宋元祐用司馬

光紹聖用章惇是非得失見矣

肅宗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官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

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臣按自古名器之濫未有如唐肅宗之世者也其源出於府庫無蓄積人主鑑此宜節用愛人求賢審官毋使一旦流弊至於此哉

劉子玄言於其君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欋槌盌脫之諺

臣按爵禄乃天命有德之具國家所恃以厲世磨鈍而鼓舞天下之人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也人君慎之重之猶恐天下之人不知所重而輕視之無與我共成天下之治顧乃授之非其人而下及於卑汚苟賤之徒則是人君自棄其所以厲世磨鈍之器也豈不失其所恃乎盖國家懸爵禄以待一世賢才以之代天工與之治天民所以承天命也非有才德者不可予無才無德者非獨上之人不

可予之而下之人亦當自揣諸已而不敢虛受也不可予而予是褻天之命不當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褻天之命與不畏天之命厥罪惟鈞然不畏天之罪止於一身褻天之命其禍將及於生靈延於宗社可不深念而痛戒之哉

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

珪纔破契丹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

上乃止

臣按人君之用人非但惜我名器亦當為其臣計使其人未老名位已極而官爵不可復加後再有懋功吾將何以賞之哉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以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邪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若宋祖者可為善用爵賞而能處其

臣矣張九齡諫玄宗而不以張守珪為相其知此

意乎

宋太祖時教坊使衛德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

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

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

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

富弼曰古之執伎於上者出鄉不得與士齒太祖不

以伶官處士人之列止以太樂令授之在流外之品

所謂塞僭濫之源

臣按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是以善為治者以爵賞鼓舞天下之賢俊不徒惜名器又必别品流既惜之又别之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亦不敢萌倖心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宋太祖謂伶人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非但伶人凡諸色雜流皆然

仁宗天聖二年待詔王元度纂勒真宗御書得紫服佩

魚上曰先朝伎術官無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又嘉祐三年詔嘗為中書樞密諸司吏人及伎術官出身者毋得任提刑及知州軍

臣按宋朝流品之別如此此一代人材所以激厲軒昂遇事奮發而以名節自居磊磊落落以自別於庸流賤胥者蓋由上之人有以甄別起發之也

高宗時王繼先醫療有效欲增創員缺以授其壻用酬其勞給事中王居正封還上曰㢂臣之家用醫有效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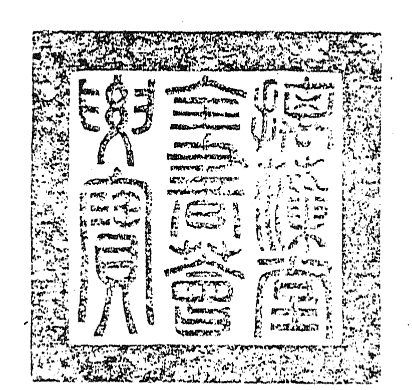
酬謝之否耶居正對曰庶臣之家待此輩與朝廷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伎術庸流享官榮受俸禄果為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其應用有效僅能塞責而已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員缺誠為未善臣不願輒起此門上悟曰卿言是也

臣按朝廷之用醫亦猶其用百官也用醫而效乃其職爾若其秩滿多著全效則陞用之亦猶百僚

之課最而進其秩也然又必各隨其品而予之其勞勣固不可以不酬而品流亦不可以不别高宗一聞居正之言即悟而是之可謂能用善矣後世人主宜法高宗其毋以朝廷公卿大夫之名爵而加諸異端雜流伎藝工作之徒有勞效者隨本任而加陞賞可也

以上戒濫用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貢生臣于飛熊